讀通鑑論

衡陽王夫之譔

秦始皇

兩端爭勝而徒爲無益之論者辨封建者是也郡縣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勢之所趨豈非理而能然哉天之使人必有君也莫之爲而爲之故其始也各推其德之長人功之及人者而奉之因而尤有所推以爲天子人非不欲自貴而必有奉以爲尊人之公也安於其位者習於其道因而有世及之理雖愚且暴猶賢於草野之罔據者如是者數千年而安之矣强弱相噬而

盡失其故至於戰國僅存者無幾豈能役九州而聽命於此數諸侯王哉於是分國而爲郡縣擇人以尹之郡縣之法已在秦先秦之所滅者七國耳非盡滅三代之所封也則分之爲郡分之爲縣俾才可長民者皆居民上以盡其才而治民之紀亦何爲而非天下之公乎古者諸侯世國而後大夫緣之以世官勢所必濫也士之子恆爲士農之子恆爲農而天之生才也無擇則士有頑而農有秀秀不能終屈於頑而相乘以興又勢所必激也封建毀而選舉行守令席諸侯之權刺史牧督司方伯之任雖有元德顯功而無所庇其不令之子孫勢相激而理隨以易意者其

天子陰陽不能偏用而仁義相資以爲亨利雖聖人其能
道哉蓋懲之不慎而守令殘民世德之不終而諸侯亂紀
兩俱有害而民於守令之貪殘有所控於黜陟以蘇其困
故秦漢以降天子孤立無輔祚不永於商周而若東遷以
後交兵爭民異政殊俗橫斂繁刑艾削其民迄之數百年
而不息者亦革焉則後世生民之禍亦輕矣郡縣者非天
子之利也國祚所以不長也而爲天下計利害不如封建
之滋也多矣嗚呼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罷侯置守而天假
其私以行其大公存乎神者之不測有如是夫世其位者
習其道法所使也習其道者任其事理所宜也法備於三

王道著於孔子人得而習之賢而秀者皆可以奬之以君子之位而長民聖人之心於今爲烈選舉不愼而賊民之吏代作天地不能任咎而況聖人奚可爲郡縣咎也若夫國祚之不長爲一世言也非公義也秦之所以獲罪於萬世者私己而已究斥秦之私而欲私其子孫以長存又豈天下之大公哉

孔鮒藏書陳餘危之鮒曰吾爲無用之學知吾者爲友秦非吾友吾何危哉嗚呼能爲無用之學以廣其心而遊於亂世非聖人之徒而能若是乎詩曰握粟出卜自何能穀穀者在我而已何用卜爲屈其道而與[illegible]下廉利在而害

亦伏以其道而與天下亢身危而道亦不競君子之道儲天下之用而不求用於天下知者知之不知者以爲無用而已矣故曰其愚不可及也秉道以自安愼交以遠物存黃農虞夏於盜賊禽獸之中奚不可羲而安用卜爲莊周懲亂世而欲爲散木言無用矣而無以儲天下之大用擬粟憂深而逃羿彀其有細人之情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易所以消天下之險阻非聖人之徒其孰與歸

商始興而太甲放周始興而成王危秦并天下而扶蘇自殺漢有天下而惠帝弗嗣唐則建成死於刃宋則德昭不令其終迄乎建文之變而憯尤烈天下初定人心未靖則

天命以之不康湯武且不能爲後代勿論已然而胡亥殺兄旋以死亡太甲成王終安其位則伊尹周公之與趙高相去不但若霄壤也秦始皇之宜短祚也不一而莫甚於不知人非其不察也惟其好諛也託國於趙高之手雖中主不足以存況胡亥哉漢高之知周勃也宋太祖之任趙普也未能已亂而足以不亡建文立而無託孤之舊臣則兵連禍結而尤爲人倫之大變徐達劉基有一存焉奚至此哉雖然國祚之所以不傾者無諛臣也

二世

陳嬰之不自立也周市之不王魏也其情均也而周市賢

矣而因天下昏亂忠臣乃見義之所不敢出者不敢自之
而遂挾尊以爲天下不義之魁負且乘致寇至灼然易見
而人不能知非不知也無忠義以持其心流俗之蠱之者
進矣陳嬰非有而有其母亦殆矣哉而之一言所謂大浸
稽天而不溺疾雷破山而不震者乎陳餘自矜儒者而不
能守義以自王周市雖死而如生陳餘碌碌以死又何稱
焉
李斯之對二世曰明主滅仁義之塗絕諫爭之辯犖然行
恣睢之心盡古今槩賢不肖無有忍言此者而昌言之不
忌嗚呼亦何至此哉斯亦嘗學於荀卿氏矣亦嘗與始皇

誅天下而天下并笑豈其飛廉惡來之所不忍言者而言之不忌斯之心其固以爲然乎苟非二世之愚即始皇之驕悖能受此言而不識乎斯抑謂天下後世之不以己爲戎首而無所恤乎無他畏死患失之心迫而有所不避耳夫死亦何不可畏也失不可患而亦何必於失也前所以自進者非其道繼所以自效者非其功後所以自保者非其術退所以自潔者無其方則失果可患而死果可畏欲無畏無患以不言其所不忍言又奚得乎天下無必死之途而亦無可幾幸之得正志於早而後無所迫則不忍不敢之心以全早不能閑度於正迫其後失有形死有機雖

欲不爲此言而不得不待上蔡東門之歎肺肝先已自裂斯豈果無人之心哉易曰履霜堅冰至辨人於早不若自辨於早也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而衆怨之不可犯衆怨之不可任亦易喻矣申商之言何爲至今而不絕邪志正義明如諸葛孔明而效其法學博志廣如王介甫而師其意無他申商者乍勞長逸之術也無其心而用其術者孔明也用其實而諱其名者介甫也乃若其不容掩之藏則李斯發之矣李斯曰行督責之術然後絕諫爭之路申不害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爲桎梏譚爭絕桎梏脫則雖日

勞於刑名文牘之中而耽酒嗜色佚游騎樂可晏享而不輟苟未忘逸豫之情者惡能不以此爲兩得之術哉任法則人主安而天下困任道則天下逸而人主勞無一切之術以自恣睢雖非求治之主不能高居洸瀁於萬民之上固矣以孔明之淡泊而盡瘁也以介甫之土木其形而好學深思也然且樂奉名法者何也儉以耳目勤以耳目而心思從其康逸也賢者且然況令狐綯張居正之挾權勢者哉使讀李斯之言知其爲導諛勸淫之術也能勿䩄然而汗下與

懷王之立非項氏之意也范增之說以爲從民望而已臣

主之名立而其心不相釋項氏成而懷王固不能有楚懷王念此至悉故一乘項梁之敗而奪上將軍之權以授宋義義適遇其際而獲懷王之心故與計事而大悅非悅其滅秦之計悅其奪項之計也宋義留於安陽而項羽斬之非惜其救趙之遲惜其奪己之速義之留安陽而不進也非欲乘秦趙之敝欲得當以收項羽之兵也其遣子相齊而送之無鹽也非不恤士卒之飢寒以自侈為懷王樹外援於齊而因以自固也宋義死諸將慴然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羽之情見矣義之情亦見矣懷王之不能終安於項氏情亦見矣救趙則命宋義入關則命沛公梁死羽孤

爲偽禪於宋義旌牙之下僞懷王誅項者之計得矣而抑無以服楚人之心幸而秦之君二世也其相趙高也其將章邯王離也無有能乘臣主之隙以間楚耳不然雖沛公且無以自持況義之淺謀羽之徒勇者乎於是而知君臣之非獨以名爲義也天之所秩性之所安情之所順非是則不能以終日范增立楚之說董公縞素之謀不足與於興亡久矣

秦之所殄滅而降辱者六王之後也戍之徒之而寡其妻孤其子者郡縣之民也而剸二世之首欲滅宗室約楚降而分王關中者趙高也故怨在敵國而敵國或有所不能

怨在百姓而百姓或有所不忍抑及小人而禍必發於小人故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聖人且難之況中主以降乎小人之心得者弗能測也剛者弗能制也料其必不能而或能之矣料其必不欲而或欲之矣項羽之暴也而公之明也章邯之怨方新也盡天下欲食高之肉而寢處其皮也使高滅嬴氏之宗開關以講於諸侯豈能免於刀俎而況受納地之封乎則以智者料高而固知其與秦相終始以愚者料高而亦決其與秦同齋粉也然而必弒胡亥以徼幸於一得豈徒胡亥之愚矣入蛭而不覺哉明而熟於計者未有謂爲且然者矣禍福之外有無窮之欲爲

死生之外有無方之涵焉俄頃之間有忽變之情焉利亦有所不喻而無所不逞而後君子莫能為之防故聖人且猶難之誠哉其難之也濡有衣袽終日戒終日者無竟之辭也舍禔躬慎微而求馭之之術不墮其所中者鮮矣

孰謂秦之法密能勝天下也項梁有櫟陽逮蘄獄掾曹咎書抵司馬欣而事得免其他請託公行貨賄相屬而不見於史者不知凡幾也項梁楚大將軍之子秦之所尤忌者欣一獄掾馳書而難解則其他位尊而權重者抑孰與禦之法愈密吏權愈重死刑愈繁賄賂愈章塗飾以免罪罟而天子之權倒持於掾史南陽諸劉屢殺人而王莽不能

閭皆法術吏亟有以儆之也設大辟於此設薄刑於彼細
極於牛毛而東西可以相窺見知故縱曼延相逮而上下
相倚以匿姦闔位之主竊非分而寤寢不安積是以鉗天
下而爲天下之所鉗因其宜也受天命正萬邦德足以威
而無疢媿各勿效爾爲也覽斯嚴儆斯定吞舟漏網而不
敢再觸衆籍何也法定於一王而獄吏無能移也

宋通鑑論卷一終

衡陽王夫之譔

漢高帝

有天下者而有私財業業然守之以爲固而官天地府萬物之大用皆若與己不相親而任其盈虛鹿橋鉅臺之愚後世開創之英君皆席以爲常而貽謀不靖非僅生長深宮習於人汙陋者之過也滅人之國入其都彼之帑皆我帑也則據之以爲天子之私唐克西京而隋氏之有在唐宋入周宮而五代之積在宋蒙古遁而大都之藏齎而之於南畿嗚呼奢者因之以侈其嗜欲儉者因之以卑其志

趣赫然若上天之寶命祖宗之世守在此懷握之金貲而已矣禍切剝牀而求民不已以自保其私至至其亡而爲盜資夫亦何樂有此哉漢王之入秦宮而有斃心見不及此樊噲曰將欲爲富家翁邪英達之君而見不及噲者多矣范增曰此其志不在小豈徒一時取天下之雄畧乎以垂訓後嗣而文景之治平於盡免天下田租而國不憂貧數百年君民交裕之畧定於此矣天子而斤斤然以積聚貽子孫則貧必在國士大夫斤斤以積聚貽子孫則敗必在家庶人斤斤然以積聚貽子孫則後世必飢寒以死用有大資散之唯恐不速故延及三十世而亡之日上無積

宗之慘民亦無凍餒流徙之傷後之王者聞樊噲富翁之謂倘知懲乎

韓信數項羽之失曰有功當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緣斯言也信之所以徙任爲將而不與聞天下之畧且以不保其終者皆在是矣封爵者因乎天之所予而隆之非人主所以市天下也且爵賞亦豈必其足榮哉榮以其難得而已人主輕之天下賤之人主重之天下榮之宋藝祖許曹彬下江南授使相彬早知不得而安焉故封爵不侈而彬服非然則更始之侯林立而不救其亡期於必得之不足歆也羽不惜屈己以下人而斷天爵何遽非道而必亡

乎漢高天下既定之後侈於封突反者數起武帝奪之而六寓始安承六王之傲人思爲君而亟予之土地人民以遂其所欲爲管蔡之親不相保而況他人乎以天下市天下而已乃爲天子君臣相賈而期報已速固不足以一朝居矣抑信之爲此言也欲以脅高帝而市之也故齊地甫定卽請王齊信之懷來見矣挾市心以市主主且窺見其心貨已讎而有餘怨雲夢之俘未央之斬伏於請王齊之日而幾動於登壇之數語刀械發於志欲之妄動未有爽爲者也信之言曰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爲人主者可有是心而臣子且不可有是語況乎人主之爾不可

以是心而天下乎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宋祖之慎曹彬之
明保泰侯殆之道得之矣奚必踐姑許之言而褻大之賞
命哉若夫項羽之所以失者非吝封爵之故倘之說不如
陳平之言之允也陳平曰項王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
弟雖有奇士不能用故羽非盡不知人自敝之者也項羽
姻亞據膴仕持大權而士惡得不徹雖然亦有繇爾羽以
詐興者也事懷王而弑之屬宋義而戕之漢高入關而抑
之田榮之眾來附而斬艾探奪之積恢害者以己度人而
疑人之恢己輕殘殺者大怨在側而怨不可狎左顧右盼
亦唯是兄弟姻黨之足恃為援則使輕予人以權己且為

懷王已且爲宋義惴惴慄慄戈戟交於夢寐抑惡能不厚疑天下哉然而其疑無救也爲漢王之腹心者項伯也其兄弟也追而迫之到者呂馬童也其故人也從之於大敗之餘者三十餘騎而兄弟姻亞不與焉懷歷求援而終以孤立非刓印不與吝甚已而賊之其親戚之叛已久矣不疚於天則天無不祐不媿於人則人皆可馭正義以行乎望道而居天下之廣居無所偏黨而賞罰可以致愼而無所徇得失之幾在此而不在彼明矣不然合親賢行誘餌賤名器以徇游士貪夫之競躁固項羽之所不屑爲者也名義云者因名以立義爲可繇不可知之民言也不知義

矣爲之名以使之顧而思抑且欲其顧而思而不但名也況君子之以立民極而大白於天下者哉謂董公說高帝爲義帝發喪爲漢之所以興者率天下後世而趨於僞必此言夫忠孝非人所得而勸也如其勸之勤其不敢不忍之心而已心生而後有事事立而後有禮禮行而後有名名者三累之下天下爲之名而忠孝者不欲自居高帝無哀義帝之心天可欺乎人可愚乎彭城之敗幾死幾亡而稱哀之名不能爲之救則塗飾耳目以故主復讎之名無當於漢之興明矣雖然以此正項籍之罪使天下恥戴之爲君長也則有餘何也籍者芈氏之世臣也援立義帝者

項梁之以令諸侯者也劉氏世不臣於楚其屈而君懷王也項氏制之耳高帝初無君懷王之心則可不哀懷王之死爲天下而討弒君之賊非人弒己君而有守官之責者也故發喪之後高帝亦終不挾此以令天下而數羽之罪不嫌以背約不王己於秦爲首則董公之說亦權用之一時而高帝亦終不以信諸心嗚呼觀爲君子者曰言心而以義爲心曰言義而以名爲義告子惡得不以義爲外而欲戕賊之乎秦滅六國互相噬而齧者勝耳若其罪莫甚於後用楚者不亡於秦而楚且爲秦非其世臣非其遺胄抑何必戴楚以爲君賊楚者項氏之私義也漢亦何用引

項氏之義以爲亡義乎此義不明但有名而歸附諸義爲李勣源夫奇也名爲唐而唐之李勣不知其爲離氏之子也名爲唐而叉唐之有名而無義名爲義而義不生於心論史者之亂義久矣中國立極之主祖考世戴之君明明赫赫在人心而不昧臣子自有獨喻之忱行其不敢不忍者而豈但以名哉

毒天下而以自毒者其唯貪功之人乎酈生說下齊齊已受命而漢東北之慮紓項羽右臂之援絕矣縣而益也一從漢背楚而終不可叛況諸用之耿介可以保其安枕於漢也亡疑乃韓信一做貪功之心從蒯徹之說疾擊已降

而鄰生甚懸下之軍蹀血盈野諸田卒以殄其宗慘矣哉貪功之念發於隱微而血已濡幽也龍且亦猶是也單於蒯徹客說以深壁勿戰令齊王招散民反漢而歸己漢客兵不容於久留而必潰敗以全三軍負楚勢而保齊豈不賢於浪戰以死亡乎且則曰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雖其後勝敗不同而且之心亦信之心也信以其毒毒齊而齊民駢死田氏以亡且以其毒自毒而濰水湧流楚軍大覆田氏不救舉人之宗社人民存亡生死之大而不滿牧人之谿壑毒螫人而蹂戮亦死信卒破齊以自請王齊而未央之誅已伏於此且亦以其身斃於濰水之上然則貪

功而壽人亦自懈其項領而速之斯也悲哉愚不可瘳已李左車下令燕而燕不叛隨何收九江而黥布無疑善用人者亦何利有負功之人以賊天下而多其數哉漢雖有齊而力已疲楚援救齊之兵而項王大懼收人不黜而能定天下未之有也

韓信下魏破代而漢王收其兵與張耳破趙而漢王又奪其兵何以使信帖然聽命而抑不解體以颺去哉此漢王之所以不可及也制之者氣也非徒氣也其措置予奪之術有以大服之也結之者情也非徒情也無所偏任無所聽熒可使信坦然見其心也吾之所為無不可使信知之

矣信固知己之終爲漢王倚任而不在軍之去留也故其視軍之屬漢也無以異於己無疑無怨何所嫌而生其枝甚乎假使奪信軍而授之他人假使疑信之反而奪其軍以防之項王一印之刓而信叛三軍之重豈徒一印之予奪乎心不可使人知者以柔用之而敗以剛用之而速亡有所偏聽怙黨而疑人者不能制之而死於其人能制之而其人速叛以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十人之同乎武王武王同之也

漢王甫破項羽還至定陶即馳奪韓信軍天下自此附矣大敵已平信且擁彊兵也何爲故無所挾以爲名而抗不

聽命既奪之後弗能怨也如姑緩之使四方卒有不虞之事有名可據信兵不可奪矣奪之速而安以質宗社以慰父老子弟以斂天地之殺機而持征伐之權於一王乃以順天休命而人得以生且信始不從蒯徹之言與漢爲難者項未亡也參分天下鼎足而立蒯徹狂惑之計耳昔者韓嘗以此持天下之縱横然吞於秦而不救其覆軌矣信反於齊則張耳捉其西彭越撓其南鼎足先折而徒爲天下叛賊信知其不可而拒徹計之深也項王滅漢王倦歸於關中信起而乘之乃可以得志徹之說信竟須臾忘哉卞莊子小死大斃一舉而兩得之術俟時而發發不旋踵

矣其曰不忍背漢者姑以謝徹耳倒王而侯國小而無兵尚欲因陳豨以發難擁三齊之勁旅西嚮而虎視尙誰忌哉或曰宋太祖之奪藩鎮也類此而又非也信者非石守信高懷德之儔也割地而王據服勝之兵非陳橋擁戴之主也故宋祖繼襲吹齏而自弱漢高拔本塞源以已亂迹同而事異其權不在形迹之間也

漢王初即皇帝位未封子弟功臣而首以長沙王吳芮閩粵王無諸此之謂大畧二子者非有功於滅項者也追原破秦之功而封之以天下之功爲功而不功其功此之謂大公楚漢爭於北而南方無事久於安則亂易起立王以

鎮撫之此之謂制治於未亂以項羽宰天下不公爲罪而討之反其道而首錄不顯之績此之謂不遐遺得伺於中行於此者內斷之心非留侯所得與況蕭何陳平之小智乎量周天下者事出於人所不慮若迂遠而實協於人心此之謂不測

秦項已滅兵罷歸家何其罷歸之易而歸以即乎安古者兵皆出於農無無家者也罷斯歸矣漢起巴蜀三秦之卒用九江齊趙之師不戰其地不擾其人無閭井之怨歸斯安矣後世召募失業之民欲歸而無所歸則戰爭初息而遣歸之也難晉師古者旁通而善用之則漢抑有民相聚

山澤不書名數者復其故爵田宅教訓而優恤之之詔是可爲後世師者也無所侵傷於民而禁其仇殺非有官爵田里而僞之授以隙地寬假以徭役而命爲稍食之胥卒以此散有餘之卒熟計而安存之奚患亡術哉高帝甫一天下而早爲之所岡不糜農不困兵有所歸下令於流水之源而條委就理不剛之有大略也得乎

以大義服天下者以誠而已矣未聞其以術也夫義爲術而義始賊義者心之制也非天下之名也心所勿安而忍爲之以標其名天下乃以義爲拂人之心而不利順於理夫高帝當窘迫之時豈果以丁公爲可殺而必殺之哉當

誅丁公之日又豈果能忘丁公之免己而不以爲德哉欲儆人臣之叛其主而先叛其生我之恩且儼然曰是天下之公義也覇借義以爲利而吾心之惻隱亡矣夫義有天下之大義焉有吾心之精義焉精者純用其天理之喜怒恩怨以爲德威刑賞而不雜以利者也使天下知爲臣不忠者之必誅而畏卽於刑乃使吾心違其恩怨之本懷矯焉自誣以收其利然則義爲賊仁之斧而利之囮也乎故赦季布而用之善矣足以勸臣子之忠矣若丁公者廢而勿用可也斬之則導天下以忘恩矣恩可忘也苟非刑戮以隨其後則君父罔極之恩孰不可忘也嗚呼此三代以

下以義爲名爲利而悖其天良之大慝也

畱侯欲從赤松子遊司馬溫公曰明哲保身子房有焉未足以盡子房也子房之言曰家世相韓爲韓報讎身方事漢而暴白其終始爲韓之心無疑於高帝之如其忘身以伸志也光明磊落坦然直剖心臆於雄猜天子之前且曰願棄人閒事從赤松子遊視漢之爵祿爲鴻毛而非其所志忠臣孝子青天皎日之心不知有榮辱不知有利害豈嘗逆億信之必夷越之必醢而靡以全身哉抑惟其然而高帝固已喻其志之貞而心之深矣是以舉太子以託之而始終不忮嗚呼惟其誠也是以履虎尾而不疚即不幸

而見疑有死而已矣弗能內懷忠而外姑爲佞也曹操之
慕奇也徐庶懷先主之知終始不與謀議而操無能害況
高帝之可以興感者乎若夫未忘故主而陷情委曲以避
患辦嶮進之所以身死而名辱本自江湖人忠義感君子
跳聽之哉

中國夷狄之禍自冒頓始冒頓之關入句注保太原自韓
王信之叛降始信失韓之故封而徙於太原其欲甘心於
漢久矣謂都馬邑近塞而易與胡通數使之胡求和陽爲
漢和而陰自爲降地苗不遑以假手於冒頓不待往降之
日而早知其志在胡矣非韓信則冒頓不遑非石敬瑭則

邪律氏不横來如郭子儀與吐番回紇有香火緣而無貳心者今古無兩人然則以狻爲不逞之獷帥置之邊徼未有不決隄於林以餧劉內地者也飢鷹獨犬不畜之樊圈而嗾之颺飛嬰走之地豈免禍於目前而首禍於千古甚哉高帝之愉也

稱兩生責叔孫通興禮樂於死者未葬傷者未起之時非也將以爲休息生養而後興禮樂焉則抑管子衣食足而後禮義興之邪說也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信者禮之幹也禮者信之資也有一日之生立一日之國唯此大禮之序大樂之和不容息而已死者何以必葬傷者何

以當其光被愛之心不容昧焉耳敬焉而序有必順愛焉而利有必浹動之於無形聲之微而發起其莊肅樂易之情則民知非苟於得生者之可以生苟於得利者之可以利相恤相親不相背棄而後生養以遂故晏子曰唯禮可以已亂然明立國之始所以順民之氣而勸之休養者非禮樂何以哉譬之樹然生養休息者枝葉之榮也有序而和者根本之潤也今使種樹者曰待枝葉之榮而後培其本根豈有能榮枝葉之一日哉故武王克殷竊甫脫而息貫革之射修禋祀之典成象武之樂受命已末制作未備而周公成其德不曰我姑且休息之而以待百年也秦之

苛嚴漢初之僭畧相激相反而天下且咸乎鄙倍舉其大綱以風起於崩壞之餘亦何遽不可而非直無不可也非是則生人之心生人之理日頹靡而之於泯亡矣唯叔孫通之事十主而面諛者未可語此耳則苟且以背於禮樂之大原遂終古而不與於三王之盛使兩生者出而以先王安上治民移風易俗之精意舉大綱以與高帝相更始如其不用而後退未晚也乃必期以百年而聽目前之滅裂將百年以內人心不靖風化未起汲汲於生養死葬之闕則德色父而誶語姑亦誰與震動容與其天良而使無背死不葬捐傷不恤也哉衛輒之立亂已極矣子曰禮樂

不興則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務本教也漢初亂雖始定高帝非帆比也帆可與而謂高帝不可兩生者非聖人之徒與何其與孔子之言相剌謬也於是而兩生之所聞禮樂者可知矣謂其文也非其實也大序至和之實不可一日絕於天壤而天地之產中和之應以瑞相祐答者則有待以備乎文章縟容之盛末之逮耳然草創者不爽其大綱而後起者可精又奚必人之嫺於習而物之給於用邪故兩生者非不知機也不知本也

蕭何曰天子以四海爲家非壯麗無以示威其言鄙矣而亦未嘗非人情也游士之歷集於公卿之門非其必能貴

之也蔬果之饋集於千金之室非必其能富之也釋老之宮飾金碧而奏笙鐘媚者俯伏以請命非必服膺於其教也壯觀動之耳愚愚民以其榮觀心折魂奪而戢其異志抑何為而不然哉將古帝王用之之懷異耳古之帝王昭德威以柔天下亦既灼見民情之所自啟而納之於信順已奏九成於圜丘因以使之知天崇宗廟於七世因以使之知孝建兩觀以縣法因以使之知治營靈臺以候氣因以使之知時立兩階於九級因以使之知讓郎其歆動之心進之於至德之域視之有以耀其目聽之有以盈其耳從之降之進之退之有以諳其安然後人知大美之集集

於仁義禮樂之中退而有以自愜升權以誘天下也至德之容儀本有如是之洋溢也賢者得其精意愚不肖者矜其聲容壯麗之威至矣哉而特不如何者徒以宮室相誇而已不責何之弗修禮樂以崇德威而責其弗儉徒以儉也儉於欲亦儉於德諧道成之鄙吝遂可與大禹並稱乎國無賈人民不足以興國無富人民不足以殖任子貴於國而國愈貧賈人富於國而國愈貧任子不能使之弗貴而制其貴之權賈人不能使之弗富而奪其富之勢高帝初定天下禁賈人衣錦綺操兵乘馬可謂知政本矣嗚呼賈人者暴君汙吏所與進而寵之者也暴君非賈人無以

供其聲色之玩汙吏非貴人無以供其不急之求假之以顏色而聽其煇煌復何忌哉賈人之富也貴人以自富者也爭利易則用財也濫志小而不知裁智昏而不恤其安欺貧懦以矜夸而國安得不貧民安得而不靡商賈生長民間而習其利害通抑之而民氣蘇然且至孝文之世后服帝飾如賈生所譏則抑末崇本之未易言久矣

婁敬之小智足以動人主而其禍天下也烈矣遷六國後及豪傑名家居關中以爲强本而弱末似也遣女嫁匈奴生子必爲太子諭以禮節無敢抗禮而漸以稱臣以爲用夏而變夷似也眩於一時之利害者無不動也乃姑弗與

言逆生民之性就其說以折之破之說惡足以逞哉富豪大族之所以彊者因其地也諸田非勤海魚鹽之利不足以彊屈昭景非雲夢澤藪之資不足以富世家非姻亞之盛朋友之合小民之相比而相嚮不足以强衆其田里邑其宗黨爭其所便拂其所習驪旅寓食於關中土著之開不十年而生事已落氣餒沮喪曹子桓云客子常畏人諒矣故畏人者何能自强以為國彊邪固不如休息餘民而生聚之也故貧民何可徙也舍其瘠土而移其饒俗可使殭也豪傑大族摧折凋殘而日以衰聚失業怨咨之民於蓊蔽之下弱則靡而悍則懟甚有幸乎而當時之為虐甚

矣匈奴之有餘者猛悍也其不足者智巧也非但其天性然其習然也性受於所生之氣習成於幼弱之時天子以女配夷臣民狃而不以為辱夷且往來於內地而內地之女子婦於胡者多矣胡雖雜母之氣而狎其言語駐戾如其父慧巧如其母益其所不足以佐其所有餘故劉淵石勒尚微宇文黑獺之流其狡獪乃淩揉謠而篡其上則禮節者徒以長其文姦之具因以亂中國而臣之也有餘而退臣中國哉凡斯二者皆敝之邪佞以此破之將孰置喙而徙民之不仁和親之無恥又不待辨而折者也

陳豨之反常山郡亡其二十城周昌請誅其守尉高帝曰

是力不足亡罪守樹梘闢城之亡而不效其死力昌之請
誅正也雖然有辨寇自內發激之以反反有不覺覺而罷
不以聞不爲之備不敢求援則其誅勿赦也無疑寇自外
發非其所激非所及覺覺而兵已壓境備而不給待援不
至其術也無疑故立法者無一成之法而斟酌以盡理斯
不損於國而無憾於人陳豨之反非常山之所能御而能
早覺者也故周昌之按法不如高帝之原情雖然止於勿
誅而已矣其人不可復用也所謂近死之心不可復陽也
叔孫通之諫易太子也曰臣願伏誅以頸血汙地烈矣哉
夫抑有以使之然者高帝之明可以理喻也呂后之權足

恃也酉侯四皓之屬爲之羽翼而能臨者俾高帝而不敢諫也通知必不死即死而猶有功何憚而不爭嗚呼以面訣事十餘主之通而犯顏骨鯁也可使如此上有明君下有賢士大夫侫者可忠柔者可强天下豈患無人材哉匪上知與下恐未有不待獎而成者也

惠帝

曹參因蕭何之法而治非必其治也唯其時之不得不因也高帝初崩母后持權於上惠帝孱弱而不自振非因也抑將何爲哉魯兩生曰禮樂百年而後興唯惠帝之時言此爲宜爾周公之定禮也流言未靖東郊未定商奄未殄

不過及也豫非周公之德而値其時乃欲矯草創之失以
改易一代之典則人心不寧而亂即於此起易於益之初
曰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元吉而後无咎利者非其利也
風淫於上而雷迅於下其吉難矣夫節大法正大經安上
治民移風易俗行不爲有末爲有質爲有文爲立綱修紀
撥亂反正使人知有上下之辨吉凶之則者其本也緣飾
以備其文章歸於允協者其末也末者非一日之積也文
者非一端之飾也豫立而不可一日緩者其本質也俟時
而相附以益者其末文也當帝之時不可待也而兩生之
說非矣無以植其本則後起者無藉也而錮人心風俗於

簡畧慢易之中待之百年而民俗益偷雖有其志而無其徵雖有其主而無其臣故迄乎武帝僅得董仲舒之疏猶而曲學阿世之公孫弘者且進也不足以有爲矣此高帝不从兩生不出之過也惠帝曹參之時不可不因也有剛之遺文六國之遺老雖有存者可與釐定蕭何之法叔孫通之禮以折衷三代昭示來兹而母后悍權竊張內難且作吏張未幾而禍發於中勢將指創制顯庸爲亂端天下抑且以修明制作爲戒其弊也詩書道圯俗學務容人心趨陸彝倫日斁漸漬以益流爲偷薄所必然矣嗚呼方正學死而韻書之種絕於天下則漢之猶有賈逵臧緒以存

古道於百一者非曹參有以發之乎故唯曹參者可以因也時也前此而爲高帝當致其質後此而爲文景必致其文時也兩生傚而不出文景讓而不遑遑乎時違乎道矣語曰明王有道守在四夷制治保邦之道至矣書曰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競以德也非競以兵也詩曰邦畿千里惟民所止民所止也非兵所聚也易萃之象曰除戎器戒不虞萃聚二陽於四五而分四陰於上下陽文德也陰武功也近九五者陽而屏陰於外内文教而後不虞以戒矣漢聚勁兵於南北軍而兵積强於天子之肘腋以是爲競王室翼邦畿戒不虞之計焉然天子豈能自將之哉必委

之人而人不易信則委之外戚委之中官以爲暱我而可無虞者乃呂祿掌北軍呂產掌南軍呂后死且令據兵衛宫以遂其狂逞而劉氏幾移於呂其後竇梁何進與中官迭相握符而恣誅殺以脅天子者喋血相仍卽其末亂也人主之廢立國事之措置一聽命於大將軍而政若其府史使利器不操於其手則三公九卿持淸議於宫之上而孰敢恣睢以逞乎天下散處而可以指臂使者也兵者衛四夷而聽命於帥者也近在肘腋而或舉之矣周勃僅得而成竇武僅失而敗人主贅立於上而莫必其操縱則亦危矣唐當天寶之前無握禁兵於紫微者故撲二張

誅戮如縛雛之易借曰不競蕭然且姦吏犯闕而旋踵以平
貞元以後魚朝恩吐突承璀王守澄劉季述所挾以驕而
廢立弒君如吹枯而振槁其所恃者豈非天子所欲聚以
自強之兵乎垂及五代郭氏據於前趙氏奪於後不出郊
闕而天下以移究所以禦夷狄而除盜賊者又不藉此也
則天子未能有兵聚兵以授人之亂而已邊徼之備不修
州郡之備不宿耀武於法宮明堂之側舍德而欲以觀兵
棄器而欲以衛弱天子之服天下豈以左矛右戟遙震遐
方而使聲乎唯兵在外而守在夷也則內既奄宜遐遠而
不相及利不足以相啖威不足以相灼怳然畏天下之議

其後而無挾以爭即有逆臣猝起以犯順亦互相牽曳而終以潰敗推而大之舜禹之舞干而三苗效順亦惟不與天下競勇而德威自震背此道焉耳矣嗚呼聚兵於王室以縻天下於轉輸祇以召亂而弗能救亡豈非有天下者之炯戒哉

文帝

誠以安君之謂忠直以正友之謂信忠信爲周君子周而上下睦天下𠥘矣周勃平諸呂迎立文帝而有德色非有罔上行私之慝也不學無術而忘其驕耳袁盎與俱北面事君義卑雖殊固有同寅之義焉而正之勃以遠咎而不

敗赫其不敗而後廷折之勃過不掩而文帝之情亦得矣乃弗規弗折而告文帝曰丞相驕陛下謙讓臣主失德斯言出而釁忌生勃之禍早伏而不可解險矣哉帝之謙非失德也尊有功而禮大臣亦何非太甲成王之盛心而導之以猜刻此之謂不忠諒其心之無他弗與規正而行其譏間此之謂不信盎之險詖推刃轟錯而奪之權於勃先之矣小人之可畏如此夫乃抑有姦不如盎者淺而躁禍迫而不知大體擊於目即騰於口貽禍臣主追悔而弗及非盎類而害與盎等故人主之宜遠躁人猶其遠姦人也則親親尊賢之道其全矣乎

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君子而後有終非君子而謙未有能終者也故撝也鳴也勞也而終之以侵伐雖吉无不利而固非以君子之道終矣君子之謙誠也雖帝王不能不下邱民以守位雖聖人不能不下芻蕘以取善理之誠然者殫心於此而誠致之天下見為謙而非有謙也而後可以有終故謙誠也任亦誠也堯為天下求賢授之舜而不私丹朱與禹之授啟湯之授太甲武王之授成王一也皆誠也舜受於堯啟受於禹與泰伯之去句吳伯夷之逃孤竹一也皆誠也若夫據謙為柄而撝之而鳴之而勞之則姑以此謝天下而不自居於盈則早已有塡壓天下之心而

禍機伏而必發故他日侵伐而无不利黃老之術雖誠而用為久矣取其為謙之辭驗其侵伐之事心跡違初終貿抑將何以自解哉故非君子未有能終其謙者也有司請建太子文帝詔曰楚王季父也吳王兄也淮南王弟也諸父昆弟之懿親宜無所施其僞者而以觀其後吳濞楚戊淮南長無一全其軀命者尺布斗粟之謠取笑於天下而不淑然則詔之所云以欲翕固張之術處於謙以利用其忍亦險矣哉且夫言者機之所自動也吳楚淮南聞斯語而欲動其姦心則雖欲撲之而不得故曰火生於木而焚生火之木自生而自焚也文帝亦何利焉圭於侵伐而天

下亦殆矣君子立誠以修辭言其所可行行焉而無所避使天下洞見其心而鬼神爭之兵革之萌銷於心而機不復作則或任焉而無所用謙或讓焉而固誠也非有僞而託於嗚者也何侵伐之利哉

漢興至文帝而天下大定賈誼請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斯其時矣魯兩生百年而後興之說謬矣雖然抑豈如誼之請遽興之而遂足以興邪武帝固興之矣唐元宗欲興之矣拓拔氏宇文氏及宋之蔡京亦皆欲興之矣文帝從誼之請而一旦有事於制作不保其無以異於彼也於是而興與不興交錯以濟喪禮樂而先王中和之極

遂暫於中夏矣誼而誠欲興也當文帝之世用文帝之賢
尊之以中和之德正之於非僻之萌養之以學問之功廣
之以仁義之化使涵泳於義理之深則天時之不可逆而
正朔必改人事之不可彌而服色官名之必定至德之不
可斁而禮樂之必興怵惕而不安於其心若倦於遊而思
返其故抑且有大美之容至和之音髣髴於耳目之間而
迫欲遇之則以文從質以事從心審律呂於銖絫之間考
登降於周旋之際一出其性之所安學之所裕以革故而
鼎新不待歷歲年而燦然明備矣誼之不勸以學而勸以
事則亦詔相工瞽之末節方且行焉而跛倚闘焉而倦臥

惰文不相生焉足以興故文帝之謙讓誠有歉於此也固帝反求而不容自諉者也禮樂不得興於百年抑不可遽興於一日無他惟其學而已矣或曰成王幼沖德未成而周公亟定宗禮何也曰周公之自定之也非成王之能也迨其後成王日就月將而緝熙於光明乃以用周公之所制而不愆謂固非周公藉令其能如周公而帝以黃老之心行中和之矩範自顧其不類而思去之又奚能以終日乎

文帝罷衛將軍軍不欲使兵之宂集於京師也罷太尉官屬丞相不欲兵柄輕有屬也合將與相而一之故匈奴侵

上郡而灌嬰以丞相出將以是爲三代文武同塗之遺制與抑論之能衛尉罷太尉未嘗不宜也天子者不待擁兵以爲威假待之以爲威則固不可更授其制於一人乃若合將相於一而即相以將則固不可灌嬰者可將者也非可相者也其可相者則又非可將者也故三代之制不可行於後世者有二農不可兵兵不可農相不可將將不可相也且夫古之將相合一者列國之事爾楚之令尹楚之帥也晉之將中軍晉之相也所以然者何也列國無議禮制度考文之事無百揆四門大麓之典其執政者不必有變陰陽興教化敘刑賞之任而其爲帥也亦鄰國之不輯

相遇於中原以一矢相加遺而猶有禮焉非如後世之有天下者與夷狄盜賊爭社稷之存亡也其謂之將相者今一郡之倅判而已又其小者一縣之簿尉而已若天子則吉甫山甫方叔南仲各任其任而不相攝然則三代且不然而況後世統萬方之治亂司邊徼之安危者乎益相可使之御將而不可使爲將將可與相並衡而不可與六卿並設宋之以樞密司兵而聽於相庶幾近之矣以樞密總天下之戎務而兵有專治以宰相司樞密之得失而不委以專征斟酌以倣三代之遺意而因時爲節宣斯得之與出位侵師而天下速斃嗚呼殆矣夫

齊貸其之死文帝傷淮南王長之志赦而弗治亦未爲失也漢廷之大臣無有敢請治之者國無人矣張釋之爲廷尉雖在食其已死之後而追請正刑侯雖子之刑抑非事遠而不可問姑市其直於太子梁王之行馳道而繳门於淮南則其直也蓋見可知難之直甚彊禦而行於所可伸者也天子詘於情而廷臣撓於勢故其後王恢欲反而謂漢廷諸臣如吹枯振落之易其敢侮於諸侯久矣張釋之其尤乎

以一人之譽而召季布以一人之毁而遣季布天下將窺其淺深雖然何病人主威福之大權豈以天下莫能窺爲

不測哉布之悻悻於罷去而仰詰人主以取快其不足以爲御史大夫明矣使酒難近之實自露而不可掩矣文帝之失輕於召布也非輕於罷布也慎用大臣而不吝於改過聞人之言遲之一月而察其非誣默然良久而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所以養臣子之恥也非慙也如其慙邪抑以輕於召布而媿其知人之不夙也

賈誼陸賈蘇軾之三子者迹相類也賈與軾自以爲類也人之稱之者亦以爲類也賈蓋希誼矣而不能爲誼然有愈於誼者矣軾且希賈矣而不能爲賈況乎其猶欲希誼也奚以明其然邪誼之說豫教太子以端本獎廉隅以善

俗豈非過為而不但此傅梁懷王王墮馬薨誼不食死贊非能也所以知其不能者與竇參為難之情勝於憂國也顧誼之為學獨而不純幾與贊等而任智任法思以制匈奴倒踏侯其三表五餌之術嬰稚之巧也其欲吳楚而益齊私所親而不慮貽他日莫大之憂是傑衮之智也贊之所勿道也故輔少主嬰孤城仗節守義以不喪其貞者贊不如誼而出入紛錯之中調御輕重之勢斟酌張弛以出險而經遠也誼不如贊是何也誼年少憤盈之氣未履艱也而性之直者將悛毓則本有餘而末不足斯誼與贊輕重之衡有相低昂者矣若夫軾者惡足以頡頏二子乎酒

肉也佚遊也情弊其性者久矣寵祿也禍福也利勝其命者深矣志役於雕蟲之技以聳天下而矜其慧學不出於揣摩之術以熒天下而僻其能習於其父儀秦鞅斯之邪說遂欲以攪天下而生事於平康之世文飾以經術而自曰吾儒矣詭測夫利害而自曰吾賢矣迷失其心而聽其徒之推敷且曰吾孟子矣俄而取道於異端抑曰吾老聃矣吾瞿曇矣若此者儒之所不屑抑賢之所不屑也絳灌之非儒曰擅權紛亂於儒爲誣於軾允當之矣藉授以幼主危邦懸足以知其所終哉乃欲推而上之列於道與賢之別宋玉所云相者舉肥也王安石之於儒似矣而道正

誼之於方正學似矣而正學醇正學淩誼而上之且不能以戢禍亂而茂爲咎首然則世無所求於己已未豫圖其變端居臆度而欲取四海而經營之未有能濟者也充誼之志當正學之世盡抒其所蘊見諸施行殆可與齊貢並驅乎貢且不能而軾之淫邪也勿論已故抗言天下者人主弗用而不足惜惟贄也能因事納忠則明君所銜勒而使馳驅者也

文帝除盜鑄錢令使民得自鑄固自以爲利民也夫能鑄者之非貧民貧民之不能鑄明矣姦富者益以富樸貧者益以貧多其錢以斂布帛菽粟紵漆魚鹽果蓏居贏以持

貧民之緩急而貧者何兆日以貧邪耕而食桑苧而衣洿
池而魚鼈罔牟而牛豕伐木藝竹而材貧者力以致之而
獲無幾富者雖多其隸傭而什取其六七焉以視鑄錢之
利相千萬而無算即或貸力於貧民而雇値之資亦僅耳
抑且仰求而後可分其波潤焉是驅人聽豪右之役也故
先王以虞衡司山澤之產而節之使不敢溢於取盈非吝
天地之產限人巧 使爲上私利也利者公之在下而制
之在上非制之於 而可云公也推此義也鹽之聽民
自煮茶之聽民自 上勿問焉亦名美而實大爲弊椎
於天下或曰鹽可論 也茶之利猶夫耕之衆而奚爲

不可用古之耕也以助今之耕也以貢助以百畝爲經貢以[illegible][illegible]爲[illegible]兆於兼并而仍存其故茶之於民也非賴以生[illegible][illegible]制於衆而不制於茶卽有斸山之勞而亦均於[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漆林之稅二十而五先王不以爲苛惡在一王之土食民之力可任役民之舍稼穡以多所營而不爲之裁制邪則求以勸耕獎樸而禁姦蕩海種山之不可聽民自擅而況錢之利必收遏獲以長豪黠而奔走貧民爲國姦蠹者乎金銀鉛錫之礦其利倍蓰於鑄錢而爲爭奪之釁端乃或爲之說曰聽民之自採以利民弄兵戕殺而不爲禁人亦何樂乎有君

鑄錢輕重之準以何爲利曰此利也不可以利言也而利莫有外爲矣如以利則楡莢綫繯尙矣殺雜鉛錫者尙矣然而行未久而曰賤速敝壞而不可以藏故曰此利也不可以利言也且夫五穀絲枲材木魚鹽蔬果之可爲利以利於人之生而貴之也金玉珠寶之僅見而受美於天也故先王取之以權萬物之聚散然亦曰以是爲質可以致厚生之利而通之非果以爲寶而人弗得不寶也然旣僅有僅見而因天地自然之質也銅者天地之產繁有而人習賤之者也因人制之飾以爲錢遂與金玉珠寶爭貴而制采冶材疏之生死然且不精不重則何弗速敝壞而爲

天下之所輕其唯重以精乎則天物不替而人功不偷猶可以久其利於天下故長國家者知天人輕重之故而勿務一時苟得之獲一錢之費以八九之物力人功成之利亦未有既也即使一錢之費如一錢爲而無用之銅化爲有用通計初終而多其貨於人間以饒益生民而利國國之利亦薄矣一錢之費用十之八九則盜鑄無利而止錢一出於上而財聽命於上之發斂與萬物互相通以出入而有國者終享其利故曰不以利言而利莫有外也則五銖之輕不如開元之重殺雜鉛錫不如金背漆背之精通計之而登耗盈虛之數見非淺人所易知也以苟且偸俗

之情與天地之德產爭美利未有能勝者也

淮南王長反形已具丞相御史奏當棄市正也所謂人臣無將將則必誅者也文帝赦而徙之與蔡叔郭鄰之罰等臣子法伸而天子之恩紀不斷長憤恚不食而死怙終賊刑免於討足矣袁盎請斷丞相御史憸人之心不可窮詰有如此者或者其欲以恩私外市諸侯而背天子挾莊助外交之心以冀非望未可知也抑或悁妒大臣之軋己而欲因事騙逐以立威於廷而攘人位未可知也文帝避殺弟之名置盎不譴而參用其說盎之無憚以是而撽鼂錯追鼂錯而陷之死終執兩端與吳漢交市而言之不爽也

顯矣甚哉俠也俠者之心故不可致詰者也有天下而聽任俠人其能不亂者鮮矣

嗚呼自漢以後治之不古也有自矣太甲高宗成王之姿非必其帙文帝而上之然而伊尹之訓傅說之命周公之告曰無安厥位惟危曰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曰所其無逸未嘗以道以誘之易從也豈其如賈生之言曰使爲治勞志意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而欲立經陳紀爲萬世法斯其爲言去李斯之言也無幾何也以法術制天下而悄以恬嬉則其法雖異於秦之法而無本以立威於末勞天下而以自豫能以是一朝居乎使天下而

可徒以法治而術制爲裁其衣服而風俗即壹修其文辭而廉恥即敦制奪諸侯而政即咸統於上則夏商法在而桀紂又何以亡夫文帝而李非縱欲偷樂之主也其未免於田獵鐘鼓之好而姑以自遜未有以易之耳得醇儒以沃乃心浸漬以道義之腴建中和而與王道諸侯奚而不服風俗奚而不移廉恥奚而不崇而先導諛以冀售其說文帝幸不爲胡亥耳文帝而胡亥苟雖欲自異於李斯也不能乃後世或猶稱之曰善誘其君以興治下惡得有臣上惡得有君哉

賈生之論教太子本論也雖然尤有本焉士庶之子杯酒

之耽博弈之好奪其欲而教之月反脣曰夫子未出於正宮況天子之子淫聲曼色交於前婦人宦寺羅於側欲有與導淫有與宣爲君父者忘志慮之勞憚身體之苦逐鐘鼓馳騁之樂徒設嚴師以閑之於步履拜揖之際使其聽也一偶人之威儀耳成帝穆穆皇皇而淫荒以滋亂況其聞風志蕩徒怨君父之我奪而思快於一旦乎成王幼而武王崩無所取儀型也則周公詠豳風陳王業之艱難作無逸舉前王之乾惕逸立一文武以爲之儀亦惟文武之果可以爲儀而後周公幷徒設以冀其觀感如其以逸樂爲德以法術爲治以聲音笑貌爲道以師保傅之諄諄爲

敎此俗儒之徒以詒人而父子師友之間相蒙以僞曾不如文帝之身治黃老術而以授其子之足使信從也故賈生之論非立敎之本論也

等賢而上之則有聖人等貴而上之則有天子故師一善者希聖之積也敬公卿大夫者尊王之積也此階尊廉遠堂高之說也郡縣之天下夷五等而天子孤高於上舉羣臣而等夷之賈生所以有戮辱太迫大臣無恥之歎焉嗚呼秦政變法而天下之士廉恥泯喪者五六矣漢僅存之唐宋僅延之而訖不能延之洪武興思以復之而終不可復誠如是其咎辱而不作矣奚望其上憂君國之休戚下

畏小民之怨讟乎身爲士大夫俄加諸膝俄墜諸淵習於訶斥懟於桎梏褫衣以受隸役之淩踐既使之隱忍而幸於得生則清議之譏非在沒世而非即唾其面而詛呪之作在鄉黨而不敢齒乎其前又奚不可之有哉雖然爲士夫夫亦有以致之矣蕭何出獄而仍相周勃出獄而仍侯不能禁士之不以拘縶加己而何不可禁己之無侯以相也北寺之獄廷杖之辱死諍之臣非避爲忠也免於獄不死於杖沾沾然自以爲榮而他日復搢笏垂紳於堂陛是亦不可以已乎如鄒俯躋之復爲九卿也於虧體辱親之罪奚避焉人主曰是皆與囚隸同撻繫而不以爲恥者也是

惡足以容而禮乎上弗獎之下安受之下既安之上愈賤之仁宗之寬厚李祭酒之剛直且荷技而不能引退斯則賈生所宜痛哭者也

子之於父母可寵可辱而不可殺身者父母之身也故寵辱聽命而不聽至於殺則父母之自戕其生父不可以爲父子不能免爲子不可以爲子也臣之於君可貴可賤可生可殺而不可辱刑賞者天之所以命人主也貴賤生死君即逆而君固順乎天至於辱則君自處於非禮君不可以爲君臣不知媿而順承之臣不可以爲臣也故有盤水加劍聞命自弛而不可捽抑臣之異於子天之秩也人性

之順者不可逆從者不可抑也賈生之言以動文帝而當時之大臣抑有聞而媿焉者乎微直當時後世之詔獄廷杖尚何彼尊服以立人之朝者抑有媿焉者乎使詔獄廷杖而有人自裁者人君之辱士大夫何可懲也高忠憲曰辱大臣是辱國也大哉言乎故洗水而逮問之禍息魏忠賢且革其凶威況人主哉

漢初封諸侯王之大也去三代未遠民之視聽猶習於封建之舊而怨秦之孤故勢有所不得遽革也秦政李斯以破封建爲萬世罪而賈誼以諸侯王之大爲漢病哭亦何以異於孤秦而論者若將黥刖秦而擯進賈生以坐論數

十年之閒是非之易如水火甚矣夫論史者之惛惛也誼之言曰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以爲是殆三代之遺制也與三代之衆建而儉於百里非先王故儉之也故有之國不可奪有涯之宇不可擴也且齊魯之封徵之詩與春秋傳皆踰五百里亦未嘗狹其地而爲之防也割諸王之地而衆建之富貴驕淫之子童心未改皆使之南面君人坐待其陷於非辟以易爲褫爵此陽予陰奪之術於骨肉若仇讎之相逼而相搏以術誼之志亦奚以異於嬴政李斯而秦陽也誼陰也而誼憯矣漢之謀地以王諸侯承三代之餘不容驟易然而終不能復者七國亂於前秦革於後將

滅之餘餘一綫其勢終窮可以無煩賈生之痛哭卽爲漢謀亦唯是恭俟王室修文德以靜待其自定無事怵然以驚也乍見封建之廢而怵然驚乍見諸侯之大而怵然驚庸人之情不參古今之理勢而唯目前之駭未有不賊仁害義而致禍者言何容易哉至其論淮南之封侯而憂白公子胥鱄諸荆軻之事則周公之封蔡仲也曰爾尙蓋前人之愆將亦憂蔡仲剚刃以衝成王之胸乎於是而誼之刻薄寡恩不可揜矣淮南之終叛也皆以爲誼言之中也誼且言於廷曰安且爲白公子胥而安能無以白公子胥爲志哉然則淮南之叛誼導之矣淮南王長之廢國法也

其子受封親親之仁也淮南終得國而長猶然文帝之弟安猶然文帝之從子白公子胥也乎哉不引而親之顧推爲讎而慮之以殺機往者以殺機報爲天子司天下之生殺曰取天下而慮其讎蔑不讎矣甚哉誼之不聞道而祇爲術也

賈誼畏諸侯之禍議益梁與淮陽二國之封亙江河之界以制東方何其言之自相背盭也誼曰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今高拱以成六國之勢則其師秦之智以泯一天下不可捦矣乃欲增益梁淮陽而使橫亙於江河之閒今日之梁淮陽即他日之吳楚也吳楚制而梁淮陽益驕

而使横亙於江河之閒以寒淮東鄉之戶孰能禦之哉已之昆弟則親之倍之父之昆弟則疑之倒之逆於天理者其報必速吾之子孫能兆以梁淮陽爲蘦蠱而儺之乎夫封建之不可復也勢也雖然習久而變者必以其漸秦惟暴裂之一朝而怨滿天下漢畧師三代以建侯王而其勢必不能久延無亦徐俟天之不可同人之不思返而後因之七國之變未形遽起而觸之則亦一秦也封建之在漢初鐙炬之光欲滅而姑一耀其微智者因天仁者安土俟之而已誼操之已蹙而所爲謀者抑不出封建之殘局特一異其迹以緩目前爾繇此言之則誼亦知事之必不可

以百年而始以憂貽子孫也封建之盡革天地之大變也非仁智不足以與於斯而猶何爲焉

屯錯徙民實邊之策偉矣寓兵於農之法後世不可行於腹裏而可行於寨徼天氣殊而生質異地氣殊而習尚異故滇黔西粵之民自足以捍蠻苗而無蹤續以窺內地之患非果蠻苗弱而北狄强也土著者制其宄則深入而畏邊民之搗其虛也雖然有未易者焉沿邊之地肥磽不齊徙而授以瘠壤不逃且死者實吏失其人殺撫無術必反而爲北狄用此二患者輕於言徙必逢其咎而實邊之議遂爲永戒錯之言曰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始事

之不可不密也地誠險矣雖有山谿之險且置之爲甌脫而移寨於內無憂也我所不得居亦彼所不能據也若夫吏人之得失在人而不在法然法善以待人則人之失者鮮矣後世之吏於邊者非羸貧無援之乙科則有過遷補之非吏未有能人而爲臺諫郎官者未有擢而爲監司郡守者以日靡塗窮衰颯之心而僅延得殺之氣能望其憂民體國而固吾圉哉若擇甲科之選移守令課最之賢者以爲之吏寬其法制俾盡其材以拊循而激勸之蠲徭賦以安之通商賈教樹畜以富之廣學宮之選以榮之寵智能豪傑之士以勵之則其必不爲北狄用以乘中國之釁

者可以保之百年遊日以以強而坐待狄之自斃故曰錯之
言偉矣特其曰絕匈奴不與和親其冬來南壹大治則終
身創矣此則未易言也非經營於數十年之久未能效也
羈縻以和親而徐修實邊之策或不待大治而自不敢南
犯其不悔禍而冒昧以逞與大治之無慮其不克矣
入粟而拜爵免罪鼂錯之計亦未失也其未爲失計也非
謂爵可鬻而罪得以贖免也謂其可以奪金錢之貴而授
之粟也輕齎折色有三易尚官易收吏易守民易輸三易
以過衒僞之利便而金奪其粟之貴則尚使民勞於輸官
勞於收吏勞於守而勿徇其便此參數十世而能純成其

利非俗吏之所知也雖然人粟六百石而拜爵上造一家之主能可僇力耕而得六百石之贏餘者幾何無亦强豪挾利以多占役人以佃而收其半也無亦富商大賈以金錢籠致而得者也如是則重農而農益輕貴粟而金益貴處三代以下欲抑强豪富賈也難而限田又不可猝行則莫若分別自種與佃耕而差等以爲賦役之制人所自占爲自耕者有力不得過三百畝審其子姓丁夫之數以爲自耕之實過是者皆佃耕之科輕自耕之賦而佃耕者倍之以互相損益而協於什一之數水旱則蠲自耕之稅而佃耕者非極荒不得輒減若其果能躬親勤力分任丁

壯多墾厚收饒有羸餘乃聽輸粟入邊拜爵免罪而富商大賈居金錢以斂粟及縱豪猾占佃耕厚斂多畜者不得與如此則捨金之責而還之粟可十年而得也晁錯之說補錯之未逮任牧民於良吏嚴拜爵免罪之制於畫一乃不窒礙而行遠不然輸粟之令且變而爲輕齎折色天下益汲汲於金錢徒以亂刑賞之大經爲敗亡之政而已矣

肉刑之不可復易知也如必曰古先聖王之大法以止天下之惡未可泯也則亦君果至仁吏果至恕井田復封建定學校興禮三王而樂六代然後復肉刑之辟未晏也不然徒取愚賤之小民折割殘毀以唯吾制是行而曰古先

聖王之大法也則自欺以誣天下惰孰甚焉抑使教養道盡禮樂復興一如帝王之世而肉刑猶未可復也何也民之仁也期以百年必世而猶必三代遺風未斷之日也風未移俗未易犯者繁有而毀支折體之人積爲天之所不祐也且也古未有笞杖而肉刑不見重今既行笞杖而肉刑駭矣故以曹操之忍而不敢嘗試況不爲操者乎張蒼之律曰大辟論減等已論而復有笞罪皆棄市嚴矣雖然固昔所謂怙終賊刑者也故詳刑者歸文帝之詔張蒼之令可也

漢有殺人自告而得減免之律其將導人以無欺也與所

懲於欺者終不覺而憐其愚也夫既已殺人矣則所殺者之父兄子弟能訟之所司能捕獲之其惡必露勢不可得而終匿也而惡用自告爲小人爲惡而掩蔽於君子之前與昌言於大廷而無忤赧也孰爲猶有恥乎自度律許減免而覬覦漏網者從而滅之則明張其殺人之膽而惡乃滔天匿而不告者鼠也告而無諱者虎也教鼠爲虎欲使天下無欺而成其無忌憚之心將何以懲故許自告者所以開過誤自新之路而非可以待凶人凶人而自匿民彝其猶有太數不較然乎

什一之賦三代之制也孟子曰重之則小桀輕之則小貉

昔三代之制也天子之畿千里諸侯之大者或百里或
曰五百里其小者不能五十里有疆埸之守有甲兵之役
有幣帛饔飧牢餼之禮有宗廟社稷牲幣之典有百官有
司府史胥徒祿食之衆其制不可勝舉聘義所云古之用
財者不能均如此是已故二十取一而不足然而有土地
中地下地之差有一易再易萊田之等則名什一而折東
其率亦二十而取一也自秦而降罷侯置守矣漢初封建
其提封之廣蓋有倍蓰於古王畿者而其官屬典禮又極
僭畏率天下以守邊而中邦無會盟侵伐之事若郡有守
縣有令非其伯叔甥舅之交而饋問各以其私社稷粗立

而祀典不繫一郡之地廢於公侯之國而掾史鄉微嗇不足以當一鄉一遂之長合天下以贍九卿羣司之內臣而不逮周禮六官之半是古取之一折而用豐今取之九州而用儉其他國家之經費百不得一也什一而征將以厚藏而導人主之宣欲乎不然亦奚用此厚斂為也文帝十三年除田租稅景帝元年復收半租三十而稅一施及光武之世兵革既解復損十一之稅如景帝之制誠有餘而可以裕民也封建不可復行於後世民力之所不堪而勢在必革也

漢文短喪而孝道衰於天下乃其繇來有漸也先王權衡

恩義之情意相洽以晦而若強天下以難從也禮曰事親致喪三年事君方喪三年方也者言乎其非致也嗣君之喪致喪也外而諸侯內而公卿大夫方喪也若其爲方喪則郊可攝社稷五祀可祭會盟征伐可從事於臣也愛病弟子之喪師也居則絰出則否以意通之然則臣爲君喪有事焉而攝者以行可矣將禮之辭曰三族之不虞君不與焉則冠將且得行矣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則祭固不廢矣文帝之詔曰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益泰有天下尊君已後禁天下以嚴制天下之飲食絕其祭祀失先王之精義而濫分以爲物情之難堪非三代

之舊也抑文帝之詔統吏民而壹之則無差等也禮有之諸侯爲天子斬衰惟諸侯也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斬衰布帶繩屨傳曰近臣君服斯服矣是從服也非近臣則殺矣庶人爲國君齊衰三月國君云者對在國之民而言於天子則畿內之民也不施及天下明矣統天下之臣民禁其嫁娶祠祀飲酒食肉皆秦之苛法也秦統而重之文帝統而輕之皆昧分殊之等而禮遂以亡惟夫嗣君者雖天子固子也達於庶人性之無可斁一也同姓之諸侯王爵則古諸侯也自漢以下無民事焉無兵事焉尤其可伸者也宰輔以下至於外吏之卑者一也皆臣也吉凶雜用

推布帶綱紀之禮而適爲特非淫祀則降柔而素爲可矣郡縣之天下無內外之殊適庶人三月之制施及天下可矣唯是諒闇之禮舉兵戎刑賞之大政皆總己以聽於冢宰抑有難行於今者非但冢宰之難其人而僭亂爲變也古之天子所治者千里之畿爾四夷之守藩衛任之盟臣內擯諸侯得而問罪爲外內相制而諸侯之生死予奪非朝廷所得意爲恩威則冢宰亦不得以意亂之郡縣之天下統州縣之治總萬方之賦課四裔之守監司守令刑賞黜陟而莫有總經是非交錯恩威互致冢宰孰敢以一身任之非但無伊周之德也與百僚同拔於貢舉資格之中

望自不足以相滋也故欲行商周之制伸孝子之情定天下之志體先王之精意而無有弊非窮理盡性以適時措之宜者未易言也治三代之遺文於殘闕之後矯贏政之過而不內反諸心外揆之時達於事之無不可遂則文帝之短喪遂以施行於後世而有志者莫挽不亦悲乎夫文帝猶有古之遺意也已下棺服大功十五日小功十四日纖七日未葬以前固皆斬衰也禮天子七月而葬虞祔卒哭將已期矣期而小祥古有受服爲大功小功者受服之變也纖禫服也雖短之猶未失古之意而促已甚文帝以己亥崩乙巳葬合而計之四十三日耳景帝速葬而速除

不懷甚矣以日易月非文帝之制也愈趨而愈下也
文帝崩年四十有六歷三年而吳王濞反濞之令曰寡人年六十有二則其長於文帝也十有三年當文帝崩濞年五十有九亦幾老矣詐病不覲反形已著賈誼鼂錯日晝策而憂之文帝豈不知濞之不可銷弭哉賜以几杖而啟釁無端更十年而濞即不死亦以衰矣趙楚四齊庸劣無大志濞不尤衆非能自動故文帝籌之已熟而持之已定文帝若不即崩坐待七國之瓦所向折錐以收之是誼與錯之憂文帝已憂之而文帝之所持非誼與錯所能測也吉凶之消長在天動靜之得失在人天者人之所可待而

人者天之所必應也物長而窮則必消人靜而審則可動故天常有遞消遞長之機以平天下之險阻而恆苦人之不相待循者知天之消長以爲動靜而恆苦於躁者之不測其中之所持若文帝者可與知時矣可與知時殆乎知天矣知天者知天之幾也夫天有貞一之理焉有相乘之幾焉知天之理者善動以化物知天之幾者居靜以不傷物而物亦不能傷之以理司化者君子之德也以幾遠害者黄老之道也降此無道矣庸人不測恃其一罅之知物方未動激之以動激之以動而自詫爲先覺動不可止毒遂中於天下而流血成渠國幸存而害亦憯矣嗚呼謀人

家國者可不愼哉自非桀紂必有懷來有一節之知者願
銜以俟之則輕於言而天下之禍可以息

讀通鑑論卷二終